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谁看见了石头 开花

张爱国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序言

张爱国

总有一幅风景在眼前晃荡：秋阳铺满灰扑扑的大地，我和弟弟一人坐一只箩筐，父亲挑着，一趟趟从家走向田野；总有一种温情在心头激荡：父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却不时微笑着看着调皮的我和弟弟；总有一个声音在耳际回荡：母亲责骂我和弟弟不懂事，埋怨父亲无原则，父亲只是笑着说“不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忘不掉，而且伴随着童年、少年的相继告别，这风景、这温情、这声音，越发清晰，令我神往。我有将之付诸笔端的冲动。终于在2003年8月，仿佛是火山积压的太重太久，文字形成了，我命名为《父亲不累》。当有读者和评论者说此文“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唤起了我心底沉睡多年的亲情”时，我知道了写作的价值。

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灾难。动物，是这个星球的守护者；动物，是环境的晴雨表；动物，是人类的天使，是人类的一面镜子。保护环境，呵护绿色家园，必得珍爱动物，必得将人还原于动物。写《母子》《海啸中的上帝》《一次失败的追杀》《废墟七日》等作品，我想让读者相信，动物真的有情有义，动物也是“人”。保护它们，绝不仅为了它们，更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希望，哪一天，我们都能像我尚在上幼儿园的女儿那样，真正把小猫、小狗、大白兔看作自己的朋友，那么，环保就真的有希望了。

人性，关乎人的本真，这是我一直努力挖掘的。这里说两件事：一是我的一个学生，大学毕业后来看望我，我谈起了我当年对他的一件“恶”事。或许他是想给我留面子吧，说忘了，继而说起我早已忘却的我对他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二是，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道测试题，说有两个人，一个是你的恩人，一个你是他的恩人，两个人现在都陷入了险境，只有你能救他们其中的一个，你会救哪一个？结果很多人选择救后者。这就是人性中令人欣慰又尴尬的真实。我无法说清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或许这本身就是伪命题），所以有了《失忆症》的“性本善”和《孤舟渡》的“性本恶”。但不论哪一个，我的目的只一个：扬善弃恶！

以上，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为什么写作，我都写了什么样的作品。下面谈谈我是怎样写的。

读小学时，每次写作文都要“参考”（其实是模仿或抄袭）作文书。一次父亲给我讲个故事：古时候有个人想成为书法家，他除了整天练笔外，晚上睡觉也要用手指在妻子的背上不停地画来画去，可他的书艺总是没长进。一次，妻子不让他画了，说：“我有我体，你有你体，你为什么老依靠我体？”此人恍然大悟，从此不再一味地模仿别人，很快独创了自己的书体。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但明白父亲的意思：写作文不能总是模仿别人，自己要有所创新。多年来，我一直借鉴着这个故事：写作，应该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这个“独特”我可能还没有造就出来，但我会一直记着并终身践行着。

“怎样写”的另一个，就是写作者要带着自己的爱心和真情——我一直坚守着我的“用心雕琢文字，用爱编织故事。让文字点亮心灯，让故事温暖人生”的写作观，因为只有这样，人家才愿意读你的作品，才读你的作品有所值。

当然，写作需要大量阅读，需要用心观察，需要持之以恒——鉴于篇幅，不赘。

目录

父亲不累

女人与蛇

果子熟了叶儿枯

怎样使妈妈的手又纤细又干净

被骗的母亲

一片冰心在玉壶

哑 哥

傻瓜父亲

红蜘蛛

一封家书

父亲报喜不报忧

一夜戒备

找不到妈妈的夜

Baby的幸福生活

废墟中的照片

向前走，莫转弯

谁看见了石头开花

小站歌手

叔叔，你冷吗

爷爷在1974年的冬天

偷 瓜

卖 鹅

杀 鹅

杀 牛

捉 贼

砸 鸭

你不知道

屁股的牢骚信

海啸中的上帝

鬣狗阿尔法

母 子

独角公牛

废墟七日

绝对规则

父子与野猪

致命的诱惑

不放弃的鹅

麋鹿安亚尔

狮王恩怨

小雄豹之死

小麻雀

一次失败的追杀

孤舟渡

请和我保持距离
咋就跨不进那道门
失忆症
别想叫我感谢你
请不要再表扬她
广告时间做什么
应 聘
同学不少年
种 桃
吃 鱼
偷 蒜
开心就好
你到底要走哪条路
三千年微笑
真险啊
中学生PK众神仙
仲永蜕变记
超级美人
魔鬼歼击记
寻找中国人
真诚的朋友
类人猿的最后一次会议

上帝的难题

我是一台想报废的机器

三出茅庐

悟空中毒

高俅之死

新桃花源记

不朽的告密

飞入金銮殿的蚂蚱

秋风秋雨愁煞人

算 计

青花罐

鱼 王

一个人的战斗

不怕死的英雄

饿不死的英雄

贪婪的英雄

六婶复仇

剑 客

绝代双雄

后 记

父亲不累

那天，父亲从地里挑回一担山芋，倒到地上，正要挑起空筐走，我跑过去一屁股坐进一只筐里，要他挑我到地里。父亲捏捏我的小胖脸蛋，从门口搬来两块土坯，放进另一只筐里，挑起来。于是我在颤悠悠的箩筐里和着父亲“哼哼唧唧”的小调儿，张开翅膀，飞了起来。

我老远就站在筐里挥着手，跳跃着，高叫着，向母亲炫耀，我是想让母亲来和我一起分享我的快乐。不料母亲却阴下脸，骂我太不懂事太不像话：“你爹都挑了一天了，不累？”我疑惑地看父亲，父亲向我撇撇嘴，斜斜眼，又笑了笑，摇摇头——哦！他不累呢！我白了母亲一眼，跑向一边捉蚂蚱去了。

回来的路上，扁担在山芋的重压下，发出沉闷的“吱呀吱呀”声。我一会儿挥着山芋藤在父亲身后“驾！驾！”地学着他犁田驱牛时的动作大叫着，一会儿又跑到父亲面前做鬼脸，使绊子。我想到母亲刚才骂我的话，又求证似地问：“爹，你是不累吧？”扁担下的父亲乜了我一眼，挤出一丝笑意：“不……不累！”我一听，一蹦老高，心里责骂着母亲不懂父亲：“我爹不累呢。”

我跑去向一位小伙伴传达我坐在箩筐里让爹挑着的美妙感觉，当然，我没忘了极力向他炫耀我爹不累。小伙伴终于抵挡不住享乐的诱惑，以保证以后不再欺负我为条件，我答应让他也坐坐我爹的箩筐。

父亲正站在水缸边用葫芦瓢“咕噜咕噜”地喝着井水。我坐进一只筐里，示意小伙伴也坐。小伙伴瑟瑟地不敢坐。我怂恿他：“不要紧，我爹不累。”父亲走过来，瞪了我一眼。我撅起小嘴，乜着他：“不是呀？你刚才说了，你不累的，你不累的！”父亲龇了龇嘴：“嗯，不累！”就擦擦额头的汗，挑起担子，在纷飞的石子间（我和小伙伴在筐里打“石子仗”），又走进了夕阳的余晖里。

到了地里，母亲走过来就给我两个耳刮子，骂父亲：“牛啊？累死倒也罢了！”父亲擦

着脸上的汗，憨憨地说：“娃子乐呢，不累！”我心里狠狠地骂母亲多管闲事：“打人的手要是被蛇咬一口就好了！”

晚上，蚊子的嘴里像是安插了一把开矿的钢钻，插进肉里就绞得人一阵痉挛。我蜷缩在父亲怀里，享受着他蒲扇挥舞下的那一块无蚊区的安全与宁静。但偶尔，父亲许是偷懒了——蒲扇高高地举起，到了空中却慢慢地静止了。蚊子就抓住这个机会，偷袭了我。迷迷糊糊的我于是在父亲的怀里拳打脚踢起来，嘴里“咕咕噜噜”地骂着：“你不累，还不打蚊子！”这时，父亲就触电般“哦”一声，蒲扇也跟着夸张地舞动起来。我又模模糊糊听母亲说：“累了，我来吧。”父亲喃喃地说：“不累……”

如今，我也成了父亲。人到中年，总是有着永远都做不完的事，整日奔波在外，回到家常常连饭碗都懒得端，但还必须耐心、虔诚地面对儿子无休止的各种问题和游戏。一段时间里，儿子喜欢上一种叫“将军骑马”的游戏，一到家，就缠着我和他一起玩。多少次，我精疲力竭，腰酸背痛，但面对儿子兴致勃勃的样子，我立时又不觉得累，低下头，趴到地上，撑起两手，撅着屁股。儿子拍一下我的头，耀武扬威地跨上我的背，挥鞭打一下我的屁股，“驾——驾——”地驰向战场……

一天，妻子对儿子说：“宝宝，爸爸累了，歇会儿吧。”

儿子这才像是想起了什么，斜过头，像将军对良马的爱抚，小手揪起我的一只耳朵：“爸爸，你累了？”

我侧起头，见他满脸的失望和沮丧，连声说：“不……不累！”

儿子一听，对他母亲鄙夷地乜一眼，说：“哼，爸爸不累呢！”就“驾”的一声，冲锋

陷阵去了……

这时我才明白：男人做了父亲，就不再累了。

女人与蛇

她住在村子最西头，两间红砖青瓦屋，单门独户。屋内，石灰抹的壁，很清静，塑料的天篷，很雅致。屋前，一口两亩大的水塘，水清，鱼虾多，夏秋时节，青蛙的音乐会每夜都会伴着她和孩子们入眠。屋后是一片棉花田，这几天，棉花正开得急，一个个笑咧了嘴，像毛茸茸的小雪球，好看极了。

傍晚，天有点阴，她早早停了活，喂猪，烧饭，吃饭，涮锅碗，给姐弟俩洗脸洗脚，然后关紧门。

坐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刮风了，“呼呼”响。她骂该死的青蛙和蝻蝻：“不要你叫时你非叫，现在要你来壮壮胆子了，你却比谁都胆小，不叫了，没出息。”她起身，把门窗又检查一通，最后在已经抵了三根杠子的门上又加了一条大板凳，才安心睡去。

女儿喊撒尿的时候，她迷迷糊糊地拉亮电灯。

“蛇——”女儿尖利的叫声吓得室温骤然降了几十度。她一纵身，女儿的叫声还在持续，她已抱着姐弟俩站在了床上。还没站稳，小腹部就一阵热乎乎，她“妈呀”一声尖叫，一个躲闪，再一个跳跃。一看，是女儿吓出的尿。她吸了口凉气，浑身的鸡皮疙瘩凸得老大。

姐弟俩在怀里“哇哇”哭起来。

她警惕地扫视床上，还好，没蛇。她慢慢探头向床下看——妈呀！一条蛇，有锅铲柄那样粗，盘在她的鞋上，碗口大的一盘，头在里尾在外，女儿下午采的那几朵野菊被卷在盘中央。她捂住嘴没叫出声。

终于，她稍稍回过神。儿子又睡着了，女儿双手还紧紧搂着她脖子，说怕，说冷。她心里骂该千刀的丈夫，你就腆着肚子睡在城里的工地上吧，今夜就让我娘几个喂了蛇吧……委屈、害怕。热泪滴在脚背上，又溅到被子上。

她必须自己对付这条蛇。

她轻轻地弯腰要将姐弟俩放床上，女儿却死搂着她脖子不松手。她想哄女儿不怕，有妈妈呢，又怕说话声惊动了蛇。她不知哪来的火气，“啪啪啪”，手掌落在女儿的小屁股上。女儿松手了。她拉起被子将姐弟俩捂好。

鞋被蛇占着，她只有赤脚下地。脚尖触地的一刹那，她又电击般地缩回来，揉了揉脚，偷眼看蛇，蛇尾巴在悠悠摆着。她拿过毛衣毛裤往脚上裹，要裹好了，看了看被窝里的孩子，又解下，塞进孩子们的脚下。她又拿起枕巾往脚上裹，又取下，盖到孩子们的头部。她搓搓脚，咬着牙，拿起床头那根擗面杖，赤着脚，小心翼翼下了床。

她猫着腰，双手紧抱擗面杖，双眼圆瞪，大气不敢出，蹑手蹑脚地向那条蛇靠近，俨然排雷兵接近雷区。她心里比画着擗面杖往蛇的什么部位打最好……可以下杖了，她却想起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可她不知道七寸在哪里。她又想起婆婆说过，蛇要是一次打不死就会蹿过来咬打它的人。她赶紧退回来。

她举着擗面杖，瞪圆双眼，揣摩着蛇的七寸。

蛇并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蜷在鞋上，安然地睡着。

人与蛇僵持着。

笼里的公鸡叫了。蛇醒了，伸开的身子有小扁担那么长，小钢锯似的蛇信子举过头顶，警惕地四下侦探着，慢慢地游。她还没有准确把握蛇的七寸。她又拿起铁锹，她想铁锹能一下子斩断蛇头。可她又想起别人说的蛇头被斩断后还能飞起来咬人，又不敢了。

蛇在屋里游了几圈，又游回床边，大概还没有睡好，又游上那只鞋——不！它嫌那只鞋睡着不舒服，竟然游到床腿边，昂起头——它要到床上去！

妈呀！我的孩子在床上！她疯一般地扑过去，对准蛇头，铁锹就狠狠地斩了下去……

她不敢看那翻滚的蛇，扑到床上，紧紧抱住两个孩子。

她终于哭出了声！

果子熟了叶儿枯

春寒料峭，冷风瑟瑟。一轮凄月下，柳枝在忽左忽右“嚓……嚓……”的响，把一地的白光揉成一块块若隐若现的碎片，任其在黄土地上游弋、呻吟。

爹意外的逝去，让瘦小母亲的脊梁骨再无力直起了。二斤看着娘，怎么看都像眼前这支红蜡烛，随时都会在冷风中熄灭。

二斤不能再没了娘。

“娘，二斤明天不去学校了。”二斤盯着眼前的烛光。

娘弯腰缩背，心窝抵着桌角，眼角的肌肉倔强地拉扯着就要合上的布满血丝的眼，枯瘦的双手轻柔却熟练地侍弄着竹筛里的蚕宝宝。

“娘，听见吗？”二斤好像有些恼怒，“二斤不念书了，二斤要帮娘！”

娘还是侍弄着她的蚕宝宝。

“娘，爹交代二斤的，要二斤孝敬娘……”提到爹，二斤的泪又扑簌簌地滚落。

二斤没想到娘竟然走过来没头没脸地打他。那手，瘦，却有力得很。二斤一头栽进娘的怀里，娘的泪像断线的珠子滚到二斤头上裹挟着二斤的泪再大个个地滚进竹筛里，滚在一片片桑叶上，营养了蚕宝宝……

苍天没有被大山的贫穷蒙住眼，二斤上了大学。娘没出息地跪在爹的灵位前烧了一夜的纸钱，也流了一夜的泪。

又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冷风瑟瑟。再过三个月就是四年了。四年里，二斤没有回过那山窝窝，没有见过娘，甚至是娘一声轻轻的咳嗽也没听过！有的只是只有儿子才能读得懂的那些所谓的信。这次，二斤读出了娘想儿子的心。一千多个日夜里，二斤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山窝窝里的娘，他贫血的脑细胞只要从书本里挣出来，哪怕一秒钟，也要一股脑儿毫无保留地全给了山窝窝里的娘。多少次，二斤恨不能长出翅膀，飞过城市，越过一座座山一条条河，

落上娘的炕头。但二斤不能，四年前二斤步出山梁走向外面世界时娘就警告道：“不许回家，不许想娘，娘也不想二斤……”四年来，这是娘第一次不小心泄露了想儿子的心声。

楼前，一树树枝叶想在春光下静静地照个影儿，但瑟瑟的冷风就是不如意，偏是一刻也不曾停下，逼得那些影儿婆娑着，似有似无，光怪陆离。二斤想立即回去，但不能——就要毕业考试了，过几天人才招聘会也要举行了。二斤不能离开这个人生的加油站！二斤想等毕业后有了工作，第一时间回去看娘，“那时就能对娘好好尽孝了……”

现代都市的节奏时刻如赛车赛，连加油都要分秒争夺。转眼，又是五年。五年里，二斤不断地拥有工作，又不断地失去工作。他埋头在都市里寻找着，如一头从庄稼地里迷失进城市的黄牛，寻找着能把自己永久扔进去的地方。其间，娘也来过信，都说：“娘好着，不想二斤，二斤也别想娘……”但二斤总是能从那错别字连篇的信里读到娘想二斤的眼神。每次，二斤都决定回去，但每次不是正在准备着接受别人的挑选，就是有重要的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或者是陪老总……每次，二斤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祈祷娘再等一等，“等二斤好起来，好好地尽孝……”

苍天有眼。已经是公司部门主管、拥有如仙妻子和活泼儿子的二斤终于能去看娘了。他和妻子为娘准备好了一切，只等着把十二年没见的娘接进城，尽孝。

秋景萧瑟，晚风凄凉，落叶飘零。

二斤长跪在一座新垒起的土坟前。守坟的小松树多少次想静下来倾听一个儿子对母亲的哀诉，但风儿不随意，将漫动的树影柔柔地撒在二斤向娘弯曲的背上。

坟那头，一片柿林。枝头上，一个个火红的柿子涨开了脸，宛如一张张灿烂的笑颜。但笑颜上下不再是春之绿叶，而是一片片僵枯的黄叶。

二斤看着那涨开了脸的柿子，恰似自己哭丧着的嘴巴：“绿叶啊，怎么就不能等待开颜的红柿呢？开颜的红柿，若有绿叶的呵护，将是大自然何其完美的一幕啊……”

怎样使妈妈的手又纤细又干净

那天语文课上，我带领同学们分析一道课外阅读题。材料是一篇短文，大意是，爸爸去世得早，既做父亲又做母亲的妈妈因为太多太重的劳动，“双手既粗大又满是皱纹，还脏乎乎的……”设置的问题是：结合短文，谈谈怎样才能使这位妈妈的手变得又纤细又干净？

孩子们认真地思考着，可就是没有一点儿头绪。我于是提示：妈妈的手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呢？要使妈妈的手变得既纤细又干净，我们能为妈妈做些什么呢？

孩子们立即茅塞顿开，纷纷举手。有的说为妈妈扫地，洗碗，洗衣；有的说打架，不吃零食；还有的说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做懂事的孩子……我微笑着，不断地点头，表示回答是正确的。孩子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正当我准备讲下一题时，坐在教室最后排的那个小男生瑟瑟地举起了手。我本不打算再让学生回答，但考虑到这位叫马力的小男孩是新来的同学，还是请他站了起来。

他瑟瑟地站起来，嘴巴张了几次都没有说出话，教室里开始发出了低低的笑声。他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我鼓励他大胆说。他又张了张嘴，看上去是在给自己鼓劲。终于，他说：“给妈妈找个能干的爸爸！”说完，就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着我，急切地等待着我的裁定。

教室里哄笑起来，我也“扑哧”笑出了声。静下后，我问大家马力的答案对不对？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对！”我点点头，告诉马力：“脑子不能乱想。”

很快，我就忘了这件事，因为孩子有些古怪的想法是正常的。但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力同学的眼睛一直红肿着，老是像没睡醒的样子，课堂上总是死气沉沉，老师讲到了下一页，他的课本还在上一页——他根本就不在听课。我警告过他几次，但都没有用。如此几天，我决定找他认真地谈一次。

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要是再不能端正态度，我就要请你爸爸到学校……”

没想到他竟然大声地哭道：“别……老师！别请我爸爸。”

“为什么？”

“我……我爸爸不在……”

“爸爸不在家，就请妈妈，反正得……”

“不！老师！”他哭得更厉害，目光分明在乞求我，“老师，求您别把我不听话的事告诉我妈妈！我爸爸不在……不在世了……”

我像是被浇了一盆凉水，面对着这个不过十岁的孩子，脑中一片空白。

“老师，我妈妈的手也是既粗大又满是皱纹，还脏乎乎的，因为自从我两岁时爸爸走了后，妈妈这双手就既做妈妈的活又做爸爸的活。我很小就希望妈妈的手能像小伙伴们妈妈的手，我就听姥姥的话，帮妈妈扫地、洗碗、洗衣，做懂事的孩子。”他稍稍平静下来，“但是，妈妈的手一点儿都没有变。后来，姥姥说妈妈身边要是有个能干的爸爸就好了……”

我的眼里像是有液体在转动。我想叫马力不要再说，但又没有张嘴的勇气。

“自此，我暗下决心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妈妈找个能干的爸爸。到那时，妈妈的手就一定会变得既纤细又干净。”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可，老师，我……我错了。”他又哽咽起来，“老师，告诉我，怎样才能使我妈妈的手又纤细又干净？”

我一把搂过马力，早已泪如雨下。

被骗的母亲

她六十二岁了，却还是不厌其烦地与老伴闹着玩。譬如，在门顶放一本书，等老伴一推门书就落到头上；老伴躺在竹椅上打盹，她会偷偷用红头绳给老伴扎小辫子或在老伴脸上画“王”字；老伴要落座时，她会悄悄从后面移开椅子，然后再一把抱住就要摔倒的老伴……往往老伴因生气还在骂骂咧咧的时候，她却一旁若无其事又乐呵呵地做饭、洗衣或叠衣被。她仿佛永远长不大的没心没肺的小女人。

半年前，老伴忽然脑出血走了，她的笑神经也仿佛一下子给抽了去。她常常一个人在二室一厅的房子里走来走去，连门也不出。

这天傍晚，大女儿最先接到她的电话。她说：“玲啊，妈刚才被骗子骗了。”大女儿一惊，却很快镇静下来：“妈，骗子也笨瓜，骗您能骗到什么大油水儿？别在意。”她说：“你、你妹和你弟这个月给我的钱都被骗去了。”她说着就哽咽了起来。大女儿在电话里“扑哧”一笑：“妈，不就几千块钱嘛，明天再给您送去，难过什么呀？”她却“呜呜”地哭起来，不停。

大女儿搁下电话就召集小妹和小弟来了。到了母亲的小区，姐弟仨人才知道这里因为线路维修，已停电两天。

推开虚掩的门，母亲坐在一窝橘红色的烛光里，眼里噙着泪。大女儿先掏出两千元，说：“妈，别心痛，几千块还塞不了我们牙缝呢。”她擦擦眼，将钱放到茶几上。儿子就问被骗过程，她淡淡地说：“都怪我糊涂。我买菜回来，小伙子帮我提到家，和我说一会儿话。最后问我有什么要他帮忙的，我说，我想买……买……电视机，就把钱给了他。”

大女儿说：“电视机不是新的吗？怎么又买？”她说：“坏了。”小女儿笑着说：“我说呢，不然电视天天讲骗子的骗术，我聪明的老妈能不知道？”儿子也说：“妈，以后小心点，别轻易相信人，更别让陌生人进门，在家时就把门从里面锁上。”她说：“是啊，只是

人家小伙子说话太亲热人呢。”

正说着，电来了，电视机也跟着工作起来了。大女儿问：“妈，电视机是好的呀。”她慌忙说：“下午是坏的。”小女儿打趣说：“妈您真糊涂了，敢情这两天停电您却当电视机坏了？”她说：“是呢，是呢。”就和孩子们一起笑起来。

半个月后，大雪下了几天了。天黑时，她给小女儿打电话，说：“丽啊，妈今天又被骗了。”还不待小女儿安慰她，她就孩子般“哇哇”地哭起来。姐弟仨又立即跑过来。

儿子进门就说：“妈，您以前那么精明，现在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才被骗了几天又被骗了？”她黯淡地说：“那姑娘不像骗子啊，陪我说话和闺女一样贴心呢。”姐弟仨又一人掏出两千元给她。

临走时，儿子说：“妈，拜托您了，多点心眼，少让我们操点心。知道吗，我正在陪领导吃饭呢。”大女儿也说：“就是就是，我和几个朋友刚坐上牌桌。”小女儿说：“我呢，晚上加班，忙死了。妈，您一定要提高警惕，别再被骗了。”

“忙！忙！你们都忙！”她突然提高嗓门说，“我不要警惕，也不要你们提醒！”

姐弟仨吃惊地看着她。

“我根本就没被人骗，我是被你们骗了！”

“我们？妈，我们何时骗您？骗您什么了？”姐弟仨异口同声地问。

“小时候，你们总是一刻不离地缠着我，睡觉也都争抢着和我睡一头。我问，长大后还这样要妈妈吗？你们一个个都握着小拳头，说一百岁都要抱妈妈一起睡。”她仿佛一只受伤的小羊羔，扑在桌子上，哽咽着说，“我不要你们和我一起睡，也不要你们抱着我，我只要……”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姐弟仨突然泪如雨下，一起扑向她，抱着她：“妈，对不起，我们都骗了您……”